



苏州市图书馆

醉花阴

華夏出版社

醉花阴

岑凯伦 著

华夏出版社

醉花阴

岑凯伦著

*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)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.75印张 125千字

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000 000—200,000册

ISBN 7—80053—346—8/I·119

定价:1.65元

落日的余晖洒满了窄长的巷道。

巷底的木屋前有一位妇人不断地徘徊。

屋内传来一对男女的声音。

“表哥！休学的事你不再考虑吗？”林亦晴问。

“我已经考虑过了！”杨文峰说。

“你不觉得可惜吗？”

“这也是没办法！家里的一大笔债务总是要偿还的。”杨文峰无可奈何地说。

“姑丈也真是的，好好的一个家被他搞成这个样子。”林亦晴抱不平地说。

“爸爸始终摆脱不了心中的那块阴影，整天借酒消愁！”忧愁爬满了杨文峰的脸。

“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唉！要你放弃学业实在太不公平。况且就快毕业了。”林亦晴抱怨着。

“休学是我自己决定的，不怪爸爸的。家里也真的需要我去赚钱呀！”他说。

“不管怎样说，姑丈就是不能整天喝酒，到处赊帐呀！一大笔债要你来还，太残忍了。”林亦晴真的是打心里不平。

“……”杨文峰默而不语。

“我就看不惯他待你的样子，不高兴就打，我相信天底下的父亲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。”文峰听了她的话万般的无奈、

万般的感慨。在环境的逼迫下，他又能如何呢？如果不走这一遭，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令人伤感的事了。

“——”亦晴想说些什么，泪水却哽在喉咙里。

“——”杨文峰不愿再回忆过去了。

“喂！在想什么？看你们两个含情脉脉，还真像一对情侣嘛！”陈玮何时站在门前，亦晴和文峰并未觉察出来。

“陈玮！别开玩笑行不行？”亦晴横他一眼。

“真抱歉！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打扰你们了。”陈玮故作赔罪状。

“坐呀，去看电影吧？”杨文峰问。

“嗯！要不要一道去？”他问。

“不了，你们去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做呢！”看电影，文峰那有心情呢？

“唉！把心放宽点，世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你不会永远这样的。”

“你们聊聊吧！我回房了。”

说完，文峰就往房里走。

“表哥！我帮得上忙吗？”亦晴喊住他。

杨文峰没有回答，只是摇摇头的苦笑着，头也没回地走进房。

“让他安静吧！”陈玮拍拍她的肩。

“他太可怜了。”亦晴喃喃地说。

“亦晴！每个人的想法不同，或许他选择的是对的！”

“嗯！”她也同意地点点头。

“他一直很坚强的。”

“唉！我帮不上一点忙，真惭愧！”

“这种事任何人都帮不上忙的。”

“除非姑丈能回心转意！”

“恐怕很难喔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该走了吧！要不然又要站岗了。”

“还说呢！要不是你拖拖拉拉的，把时间都给拖失了，我们也不会被逐于门外。”一提起上回的糗事，亦晴就一肚子气。

“别翻旧帐了！快走吧！”

“是得快走，明天还要考国文呢！”

“哈！问题学生，考试还敢看电影，最要不得的是和男朋友一起看。”陈玮打趣地睨了她一眼。

“得了吧！少臭美了，男朋友哪！连边都没沾上。”

“瞧你把我说得一文不值的，真不够格当你男朋友？”

“目前是！”她偷偷地瞄了他一眼。

“看情形！我是努力不够，还得再充实充实罗！”他类似无奈地摊手耸肩。

“充实什么？”她既疑惑又好奇地问。

陈玮没回答，只是神秘地笑着。

“快说嘛！”

望了望亦晴，陈玮又来个神秘的微笑，才慢慢地吐出几个字眼。

“男——性——魅——力。”

“唉呀！我的天！”亦晴敲敲前额，一付甚为惊奇的样子。

这么一路抬杠，戏院就在眼前。看样子这场戏可真不容易看，大排长龙都是等着购票的戏迷，要想看这场戏还得费点

心思不可。

挤呀！推的，好不容易才买了两张票。进了戏院，从头到尾，亦晴没有正眼瞧那萤幕一眼，捧着一大包瓜子，啃呀啃的，随着视线的转移，所看的也就不同了。萤幕上打打杀杀的，亦晴根本就无心观赏，来这只是凑凑热闹、解解闷、偷偷闲罢了。女孩子是最不喜欢看这种打杀镜头的，虽带有娱乐性，但是也不被喜欢的。尤其是对亦晴而言，她宁可替剧中人掉眼泪，也不愿心惊胆跳地跟着大伙乱叫。每次提议看文艺片，陈玮总是推三阻四，说什么哭哭啼啼的有碍健全心智，一大堆谬论全搬了出来。不过坐在这也不错，不同的脸孔、不同的表情，有的似笑非笑；有的似哭非哭；有的咬牙切齿，好像和别人结了多少大的仇恨似的；也有的皮笑肉不笑；更绝的是那些肉笑皮不笑的，总之，形形色色的人汇聚一堂，真是妙不可言。这也是她唯一耐得住戏院里嘈杂声音的主要原因。她的眼睛盯着每个人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动作在她的视线内遗漏。眼珠子就这么转呀转的，好不容易才散场，手里的那包瓜子早就啃完了，站起身拍拍裙子，只见陈玮嘴里喃喃自语，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，因此亦晴也就没理会他了。

走在幽静的行人道上，星星伴着月亮，踩着一路的光莹，亦晴觉得好舒服喔！几乎忘了明天还要考试呢！

“亦晴！你觉得今天这部片子怎样？”陈玮打破了沉默。

“不怎么样！倒是今天的夜色不错。”亦晴那晓得是什么片子？什么剧情呀？从头到尾，她根本就没瞄上一眼，两三句糊过去就算了。

“我觉得这部片子实在不错，你一定是没仔细看，要不然……”

“要不然我一定会赞同你的看法，是不是？”亦晴打岔地斜了他一眼，幸亏她没有看，要不然陈玮又要自编、自导、自演了。

“嗯！你挺了解我的嘛！”陈玮满意地笑了一笑。

“那种片子只适合你们男孩子的胃口，不是低级笑话，就是打打杀杀的，眼睛也不累呀！我看那天就请你当我的保镖好了。”

“随时领教！”他咧了咧嘴，“总比那哭哭啼啼的好多了。”

“哼！别言之过早，说不定那天你也迷文艺片迷得走火入魔的。”

“放心好了！不会有那么一天的，对那种片子我一向是不感兴趣的。”陈玮一副不可能的神情否定了亦晴的话。

“等着瞧吧！”亦晴用那挑战性的口语，看了看他。

“咱们就等着瞧吧！”陈玮一脸稳操胜算的得意表情，“明天还得考试，快回去吧！”

“噢——我差点忘了，明天考国文呢！”

这一路上两人又是沉默的，各有心思。

亦晴想这一回家得赶快抱紧书本猛K，要是明天考不好，那可就惨了。老师挺会整人的，他一定会使出绝活的，太空椅（半蹲）并不舒服。想想国文有什么好考的，国家的语言从小早该会了，偏不巧又是自己最头大的一科，光是论语就让她吃不消，还说别的呢！

“林大小姐！到家了，我看你想得连家都忘了在哪！”

“明儿见！”亦晴匆匆一言，抛下陈玮进屋里去了。

夜半。大家早已进入梦乡了，只有亦晴房里的灯还亮着。

“真头大！要命的国文，什么‘朽木不可雕也’可以烧火就行了；还雕什么雕。”亦晴嘟着嘴，埋怨的自言自语。一会坐在椅上，一会躺在床上，一会俯在桌上，一会又站起身来踱步，一会又……唉！花样可真多呀！看了整夜的印刷字，就是塞不进脑袋里，算了，睡觉吧！明天再说吧！

远远的，陈玮和林亦晴并肩走着过来。

“什么事让你不顺心啦！别老是把眉头皱得那么紧，行不行？”陈玮试着打破沉默。

“也没什么，只是晚餐多添了一道菜罢了。”亦晴无精打采地回答。

“多添了卤蛋吧！”陈玮苦笑着，“不会那么糟的。”

“谁说不会。考默写呀！写了两个字，漏了五个字，结果前前后后凑不出一个句子来。”亦晴把眉头皱得更紧了。

“今天是怎么啦！平常你不会在乎一次小考的成绩的，这不像你！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“你不晓得，老师太过份了，当着同学的面，竟然罚我……”算了！不说也罢！要不然陈玮又要笑她了。

“罚你什么？”

“也没什么！不过有时候他对我太好了，心中难免也是有点愧疚的。”

“愧疚？从何说起呢？”陈玮困惑地望着她。

“该说是老师的恩泽吧！”那半似讥讽的言语，“也可以说没有一次我考不好而被他说过，如果他能说说我，我或许会好过些，但是他偏偏一句话也不哼，对我还特别耐心，有时还仅仅因为我的一个摇头，整节谈论的就仅是那个我不懂的问

题。”

“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”

“好个头呀！班上的同学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，好像我是低能儿似的。”林亦晴怪委屈地把嘴唇翘得高高的。

“不用功，怪谁？”陈玮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。

“人家已经够难过的了，你还在那说风凉话。”

“事实如此，不容狡辩。你就是太好玩了，把心都给玩散了。这样吧，亦晴，让我来替你补习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还假得了吗？”

“哇塞——太棒了，我有小老师罗！”亦晴高兴得几乎跳起来，“不过那得给你添许多麻烦了。要不，还是请我表哥帮我补习好了。”

“文峰现在忙得很，那有时间理你，你就别去烦他了。”

“哼！你少神气，洋洋自得的表情不适合你。”

“表情也须适合某些人吗？”

“那当然罗！而且还是门很大的学问呢！这你就得请教我罗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嗯！”亦晴得意地点点头。

“哈！那我懂了，现在你脸上的表情最适合你了。”

“什么表情？”

“一副哈巴狗样！”陈玮存心开她玩笑。

“好啊！你竟敢说我是哈巴狗，看我饶不饶你。”亦晴气得拿起书包做出要打陈玮的样子，可陈玮已经跑远了，亦晴当然是在后面紧追不舍罗！

一路的追赶，亦晴也累得可以了，索性的坐在行人道旁的石椅上，双手托着脸腮仿佛在想些什么。望着天空飞翔的鸟儿，天色渐渐的暗了，微微的红晕布满了天际，梦幻般的美丽。前面的陈玮发现亦晴并没有在身后追赶，于是就停下脚步，回身一看，远远的，有个女孩子坐在道旁的石椅上，若有遐思的样子，不用猜，那一定是亦晴。心想她可能是跑累了，偷偷一笑，便回转身走了过去，亦晴已起身走向他了。低着头踢着步子，沉默得令陈玮怀疑。

“又怎样啦？刚才不是好好的吗？是不是又有事让你不顺心了？还是想到谁惹了你？”陈玮百般的猜测。

“……”亦晴没回答，只是低着头走着。

“还在为晚餐的那道菜伤心？难过？”

“……”还是没有回答。

“说出来嘛！闷在心里多难过呀！”陈玮还不放松地追根究底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……只是……只是想到表哥罢了。”

“唉！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？原来是为了这个，去看看他不就得了，你们女孩子的脾气可真像天气，忽冷忽热的，你们常常一句也不吭的，突然把脸一沉，让人替你担心吗？”陈玮带点责怪的语气。

“我——”

“我——我还以为你那不对劲了，替你捏了一把冷汗。”

“对不起！我不是有意的。”亦晴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。

“走吧！既然想他就去找他吧！我也想和他聊聊。”

陈玮拉着亦晴的手，径自走向文峰家。

华灯初上。窄窄的巷道里也有几处灯火，巷底的石侧是

座陈旧的木屋，简陋的庭院有几颗老榕树，屋内的陈设简单，而又显得空洞。寂静伴着杨文峰，桌上的饭菜都凉了，但并没有人去动它。这个家似乎欠缺了什么：是一份和谐的气氛？还是一片温馨？还是杨文峰所希望得到的那份爱？——

大门被打开了，进来的是杨文峰的父亲——杨哲，一个妻子离去成天沉溺在酒意里的醉鬼。一身的酒味，摇晃手中的空酒瓶，颠颠倒倒的走进屋来，杨文峰听见开门声，他知道是父亲回来了。

“爸！回来了。我等你吃饭呢！”杨文峰走过去扶持父亲。

“等什么？自己不会先吃吗？”杨哲推开文峰，摇摇晃晃地想走进房。

“爸！该吃饭了。”杨文峰又跑去扶父亲。

“吃什么？有酒就好了，还吃什么？”

“爸！喝酒不好，喝多了会伤身的，你就少喝点，好吗？”

“少喝点？笑话！你老子要是没有酒我能活到现在吗？你老子的事少管！”

“爸！这是慢性自杀，你还年轻，为什么要借酒来麻醉自己呢？……”

“年轻——哈——哈——”杨哲冷笑着甩开文峰的扶持，“要是我年轻，你妈就不会抛下我们跟别人跑了。”

“爸——”

“你恨你母亲吗？”

“——”

“说呀！你恨她吗？”

“爸——她必竟是我的母亲，纵使我有千万个理由恨她，

我也不能恨她的。”文峰寒心地看着父亲。

“哼！你还当她是母亲，那贱人根本就不配，她尽到了做母亲做妻子的责任吗？水性杨花，爱慕虚荣的贱人，她不配，她永远也不配——”杨哲类似疯狂地扯着头发。

“爸——别提了——别提了——忘了她吧！”文峰不愿再听下去。

“忘得了吗？她就为了那几个臭钱，抛弃了生活多年的丈夫、儿子。狠呀——她还有没有良心——到底还有没有良心。”杨哲紧紧地抓住文峰的双臂拼命地摇晃。

“爸——你冷静点吧，当初也是你逼走她的，要不是你经常打她、骂她，妈是不会离开我们的。”文峰对父亲的言语感到耻辱。

“那是因为生意失败，心情不好，情绪低落，就算当时我真的不对，她也不能背着我偷食，更不该在我最失意、最落魄的时候离开我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无法给妈生活上的保障，她觉得生活不安全，成天焦心忧虑的度日，精神上的虐待，物质的缺乏……”

“好了——你懂，你什么都懂，长大了书读多，翅膀也硬了，有自己的想法是不是？你敢教训你老子，有点才气就高高在上了，你老子丢你的脸？你妈更丢你的脸。既然那么护着她，当初为什么不跟着她走，留下来干什么，看你老子笑话？”

“爸——我尊重你，因为你是我的长辈，我的父亲，不管以前如何，以后如何，你还是我的父亲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”文峰强忍着泪水，“有妈妈的日子已经过去了。”

“算了！少来安慰我，你心理想什么我会不知道，还不是希望我早点死，免得累赘，拖了你一身债，你根本就不必替我

偿还，不必可怜个不值得可怜的老头，窝在这只是毁灭你的前途，你大可离开我，我不会向你一分一毛的。一个孤老头就算在街上行乞，也不会饿死的。”

“爸——”文峰抑止不住眼泪，只得让泪水泛滥，“我是你的儿子呀！我有义务、有责任奉养你，我不会让我的父亲在街上行乞要饭的，绝对不会的。就算日子再苦再潦倒，我还是会跟着你的，我会永远伴着你，爸——请你相信我。”

“文峰，不是爸爸堕落，我何尝不想做个有勇气有毅力的父亲，只是你妈她太无情了，她让我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，她吃不了苦。我穷，穷得连妻子都没有……”杨哲激动地捶打胸膛。

“爸——”文峰拉着父亲的手，“你并不穷，你还有我，还有一个儿子，他会使你再度富有的。”

“富有？那是多么遥远，或许在另一个世界里，我将是富有的。”

“这并不远，我会努力的，真的会让你富有的。”

“文峰——”杨哲想说什么，却被一阵敲门声打断了。

“看看谁来？”

“噢！”

文峰擦干眼泪，走向门。

“表哥！是我们啦！”开门后，出现的是亦晴和陈玮。

“亦晴想你，所以就和她来了。”陈玮说。

“进来坐吧！”

陈玮和她随着文峰身后走进厅里，一进门，可把亦晴吓了一跳，杨哲坐在那，亦晴拉拉文峰的袖子，伸了伸舌头说：

“他在家呀？”

“嗯！”文峰点点头。

“那我改天再来好了。”亦晴看看杨哲，心想刚才一定又发脾气了。

看了看陈玮，又看了看文峰，还是回去好了。

杨文峰把她拉住了，示意要她进去。

“刚才是不是又发脾气了？”亦晴简直是明知故问。

“嗯！”

“没关系进来吧！”

亦晴鼓起了勇气，踏进了屋内，本想打个招呼，杨哲已经走进房里，这下亦晴才松了一口气。

“又喝酒啦”

“——”文峰没有回答。

“又被骂啦？”亦晴再问。

“——没有——只是谈起妈的事！”

“他还想念姑妈？”

“不！没有一点想念的成份存在，在他心里除了怨恨外，还是怨恨，根本找不出任何慈爱，那天性的关怀也随着消失了。”文峰的心中着实苦恼，在这个死寂的家庭里，是永远无法得到欢乐的。

“事情已隔了两年，他的心情应该平静些的。”这回陈玮开口了。

“除了与日俱增外，爸永远忘不了的。”

“表哥！别再想他了，我想再困苦，再无奈，还是得争口气活着，有那么一天，姑丈会回心转意的。”

“会吗？”文峰用疑惑的眼光望着亦晴。

“会的，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。”

“很久是不是？”

“——”亦晴也不晓得该怎么回答，“——不会很久的——”

“——”文峰沉默一会又说，“是不会很久的，”自嘲地冷笑着。

“吃过饭了没有？”

亦晴摇摇头。

“你不提我倒忘了，重要的民生问题还没解决呢！”陈玮抢着说。

“那就一起用吧！”

“谢啦！”亦晴早就坐在饭桌前了。

“文峰，今天你又可多添一道菜了，是亦晴的拿手好菜喔！她请客的。”陈玮有意糗亦晴。

亦晴还没明白陈玮的意思。

“我连厨房都没有进过，那会烧菜？”

“嗯！你也真健忘，今天从学校带回来的那份蛋是不是应该让我们分享呢？”

“你……”亦晴这下明白了，原来陈玮故意糗她的。

“哈……是应该分享的。”文峰笑着说。

和乐的气氛溢满了整个小屋，刚才的那份不悦，似乎已经随风而逝。

亦晴窝在被里，睡意正浓，隐约的听到敲门声，她没理，翻个身拉了拉被子把头蒙在被里。

“晴晴……起床了，上学时间来不及了。”林妈在门外喊着。

亦晴懒洋洋地又翻个身，伸出手在桌上摸索，惺忪的双眼看着钟上的数字，模模糊糊的，是七点半吧？她揉揉眼再看！唉呀！真的是七点半了。

她跳下了床，快速的梳洗，拎着书包就往房门跑，才下楼又发现自己穿着睡衣，回房换好制服，拿块三明治边跑边吃，心中还暗自嘀咕着：

“昨晚明明将闹钟的时间调好了，早上怎没响呢？怎么没响呢？”

好不容易赶到学校，原以为赶得上升旗，但还是迟到了，大家都已经坐在教室内，准备上第一堂课了，幸亏老师还没来，也就大大方方的进去吧！一进门，每个同学的眼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，亦晴傻笑着向她们打个招呼，走向自己的座位。

“早呀！”亦晴跟旁坐的蓝馨打招呼。

“早？几点啦！对你这迟到大王，这种时间是算早了点。”

“别挖苦，只不过眼睛睁不开，我也很想早点来的。”

“好了，别辩了，干脆说眼皮太重了。”

“蓝馨——”亦晴把语气拉得好长好长。

蓝馨微微的一笑，“校庆园游会准备得怎样？”

“别提这档事！真是吃饱了撑的，无缘无故就叫我当什么筹备人，什么事都得我去做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才有才气呀！”

“才气？哼啦！真是讽刺，如果我要有才气，那天下的白痴全死光了，这个大头就是多管闲事。”

“那么——”蓝馨本想再问下去，但老师已走进教室了。

“待会再谈！”亦晴向蓝馨眨个眼，示意下课继续。